

口述

## 黑白电视

□ 范兆金

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范辛村。20世纪70年代末,村里架起了电线杆,家家户户通了电,安装了电灯,乡亲们晚饭后的生活愈加丰富。分田到户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乡亲们的种地积极性空前高涨。囤里存有余粮,手里有了闲钱,买电视提上了日程。

那时,根据上级部门供应计划,分配给我们村几张购买电视机的票。这几张票如何分配?是给这家还是给那家?这点事难不住村主任——抓阄,谁抓到谁买。几家欢喜几家忧,有的村民如愿以偿抓到写有“买”字的阄。村里那几户购买欲望最强的却落了空,眼巴巴地望着被幸运撞了个满怀的男户主。男户主腼腆,半天嘟囔出一句“和家里那位商量商量再做打算”。“买那个干吗?当吃还是当穿?”没想到,不善言辞的男人被自家女人数落得满脸通红,不情愿地把那张在手里还没有捂热的阄转给提前打了招呼的邻居。

12英寸(1英寸约合2.54厘米)的“熊猫”牌黑白电视机从镇上的供销社驮回家,左邻右舍都来一饱眼福,特别是孩子,更是兴奋不已。“真是神奇,这么大的匡匣,能出人、出好几个人、甚至一群人,能说能笑能走能跳,而且还带声音。”看着电视,人们议论纷纷。在那个年代,电视绝对是奢侈品,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花费490元,全家人一年的花销都用不了这么多。电视机搁在谁家里,谁都摆放在最显眼位置。每台电视机村里补助98元,并赠送一根天线杆。

晚饭后,看电视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。屋里空间狭小,挤不进几个人,主人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来看,人们常常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我们村是买电视机较早的村庄。一到晚上,邻村村民跑来看电视也是常有的事。一双双眼

睛紧盯着屏幕,生怕错过某个情节,连贯不上。那时,《大侠霍元甲》《陈真》正热映,一晚上两集,吊足了乡亲们的胃口。白天,乡亲们见面聊完庄稼的事,就会谈论前一晚电视剧的剧情,并大胆猜测故事的进展。猝不及防的停电,往往使跌宕起伏的剧情更加扑朔迷离。等到来电,精彩武打部分已经翻篇,不知道谁胜谁负,只能脑补。

热播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“夺冠”单元,讲述了中国女排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冠的故事。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,上海一弄堂里邻居们聚在一起观看电视转播,房顶的天线时不时需要有人手动寻找信号。现实中,天线需要手动寻找信号千真万确。每每电视出现杂音、画面不清晰,甚至满屏雪花,就要人为转动天线杆,找寻接收电视画面最清晰的位置,并固定好。

那时候,电视台不多。聊城电视台播放《射雕英雄传》,一天八集,让人过足瘾。《西游记》《济公》等电视连续剧相继播出,丰富了乡亲们的精神生活;《动物世界》《农广天地》,开阔了乡亲们的视野;综艺节目,特别是每年除夕中央电视台播放的《春节联欢晚会》,众星云集,让乡亲们在家里就能享受到文化盛宴。

看多了黑白电视,人们就想,如果是彩色屏幕有多好。有户人家买来彩色纸,彩纸是一道红色一道绿色一道蓝色,贴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。但是,这样的“彩色”电视画面,人物头发是蓝色的、脸是绿色的、手是红色的,看起来特别别扭,还不如黑白颜色自然顺眼。那时,集市上还有卖电视彩膜的,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看“彩色电视”的愿望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如今,黑白电视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印痕,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## 换西瓜

□ 李永保

20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出生在阳谷县十五里园公社(今十五里园镇)东部的一个小村庄,我们村南一公里处是一条呈东西走向的长堤,当地人叫它金堤。金堤把这方大地分为两块区域,堤北称为“上堤”,堤南称为“下堤”。

堤南是河南省台前县地界,堤北为山东省阳谷县地界,堤南有山东人的地,堤北有河南人的亲戚。堤南的土地是沙地,透水性好,适宜种植西瓜、花生和地瓜等作物;堤北以淤地为主,适宜种植小麦、玉米和大豆等作物。

过了麦收大忙,小麦晒干、入囤,炎热的夏季就来到了。中午,乡亲们顶着烈日回家来,干了一晌农活儿,早已是口干舌燥。这时候,鲜红中带着沙瓤,香甜可口的大西瓜就成为人们解渴的首选。大街上的树荫下停着两三辆西瓜车,等着人们来换西瓜。他们是“下堤”的换瓜人,大约两个小时就赶着牛车翻过金堤,来到这里。看到下地干活儿的人陆续回家,换西瓜的人就大声吆喝:“换西瓜啦!用麦子换西瓜啦!”听到换西瓜人的吆喝声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来到瓜车旁。

其实,瓜车旁边早已围满了孩子们,一个个绿油油圆滚滚的大西瓜,吸引了他们的目光。换瓜人笑眯眯地看着越围越多的孩子,丝毫没有嫌弃、驱赶的意思。起初孩子们有些胆怯,后来胆子大了,点评起西瓜的大小,谈论着曾经吃过的西瓜。换瓜人依旧笑眯眯的,任由孩子们抚摸西瓜,有的孩子甚至占下了一个西瓜,不让别人和他争。

大人们走出家门,来到瓜车旁,并不着急换西瓜,即使孩子纠缠,也不走过去挑西瓜,只是与换瓜人闲聊,或与其他人闲拉呱儿。瓜车旁的人越聚越多,终于有位老人询问西瓜的价格了。换瓜人笑着说:“大爷,一斤麦子二斤瓜。”老人说:“西瓜不孬,价也不孬。”这时有人帮腔说:“就是贵了点,一斤麦子二斤半瓜吧。”换瓜人脸色变了一下,随即平静下来,急忙说:“不行,哪有这样的价格啊!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终于讲定了价格。我记得,最初换西瓜,一斤麦子换二斤半瓜,后来换二斤二三两瓜,再后来变成换二斤瓜。

人们开始挑西瓜,满满一车西瓜,有大有小,大的有十七八斤,小的也有十一二斤。家里人多的挑大的,家里人少的就挑小的。第一个挑瓜的往往是位老人,只见他,拍拍这个,敲敲那个。选中了瓜,就用一只手托起来,另一只手在瓜上面轻轻地拍。后来我才知道,挑西瓜时,一手托着西瓜,另一只手在瓜上面轻拍,下面手心里会感到一拱一拱的。老人边拍边听西瓜的响声,感觉到西瓜拱手明显,判断这个瓜熟了,就说:“这个瓜‘过手’了。”往往老人挑完自己家的,再替年轻人挑,挑好了,年轻人一番感谢,满面笑容抱着西瓜回家去。你挑两个,我挑两个,也有挑一个的,不大一会儿,满车的西瓜就少了许多。西瓜挑好了,换瓜人拿出杆秤,一份一份称好,再用铅笔头把西瓜斤数记在小本子上。

大人们搬着西瓜在前面走,孩子们跟在后面,兴冲冲地回家去。从水井里压出一桶水,把西瓜放在水桶里泡着,用这种方法给西瓜降温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在孩子的一再催促下,爸爸或者爷爷拿出切菜刀,从西瓜中间切开,然后再切成一条又一条。顿时,西瓜的香甜味扑鼻而来。孩子们早已急不可耐,捧起一条鲜红瓤的西瓜,大口大口啃起来。不一会儿,一条条鲜红的西瓜就变成了一堆西瓜皮。

吃完西瓜,用瓢从袋子里舀出麦子,称好,背着去还西瓜账。还有人一手背着麦子,一手拿着条西瓜,边走边啃,引起人们一阵善意的笑声。换瓜人这时候眉开眼笑,把一份份麦子称好,勾掉账,再倒进自己的袋子里,不一会儿就有两袋子麦子立在瓜车边。车里的西瓜越来越少,车边的麦子又添了两袋,换西瓜的人心里美滋滋的。

下半晌,最后一个西瓜也被换走了。换瓜人把一袋袋麦子放到地排车上,套上牛,心满意足地拉着麦子,赶着牛车翻过金堤,回家了。

进入21世纪,换西瓜的越来越少了,再后来,再也看不到换西瓜的车子了,人们都用钱买西瓜。如今,大多数人买西瓜用扫码付款的方式,现金也不用了,付现金的往往是年龄大的人。可是,那年、那月、那西瓜,那笑眯眯的换瓜人在我的记忆里,依旧那样亲切。



20世纪90年代初,一位小朋友在看电视。

张福禄 摄